

cmchao / December 29, 2010 07:27PM

[阿其巴部落：一條命才能換一條便道？](#)

阿其巴部落：一條命才能換一條便道？

文/鄭淳毅，柳琬玲

「他應該是從這裡掉下去的」，阿其巴部落的老人家Tama Dahu遙指眼底一大片險峭河谷描述著：「在那裡有看到他的帽子……下到河那邊，(發現他的)東西、還有一百塊，都在那裡……」

Tama Dahu 的弟弟，68歲的Vilian，在11月28日，從阿其巴部落沿著河谷山壁涉險出外採買日用品，再背負採購用品原路返回，當晚卻沒回到家。親屬感到不對勁，報請村民和義消出動搜尋，兩天後(11/30)在河岸水中發現老人的遺體，臉朝下，手中抓著草，腳被木頭纏住，早已死亡多時。

家屬推測，可能是老人家因負重涉險行走山壁，不慎從山石上墜落，被水沖走。一年多以來，拉芙蘭村民多次向鄉公所反應，還有人居住在這個小部落，希望公所修築一條涵管便橋供族人通行，鄉長皆以「鄉公所沒錢」回應，不了了之。今年五月中汛期開始之後，阿其巴的對外道路可說幾乎沒有通行過。

今年五月降雨時，高正德與哥哥Aliavu就曾因困守部落多日，沒有道路、沒有救援，於是只好沿著這道山壁走到村子裡補給食物和藥品。涉險走山壁，儼然成為生活的常態，而這次竟與家人成永訣。

阿其巴部落的對外「通路」－「水大的時候，走山壁，水小的時候，可以走河床。」死者另一位哥哥Dahu。因為有心臟疾病，為了就醫，只能選擇申請山下的永久屋。Dahu認為弟弟是從身後那塊岩壁上墜落的。

阿其巴，桃源鄉又一個孤島部落

死者Vilian，漢名高正德，67歲，沒有妻兒，是桃源鄉拉芙蘭村旁的一個小部落「阿其巴部落」的居民。阿其巴只有不到10戶人家居住，不少房屋都在八八水災中沖毀，高正德是其中之一。失去房子，聯外道路也遲遲沒有修復，多數居民只能選擇離開，入住杉林大愛園區的永久屋，暫時棲身。但高正德和哥哥Aliavu不慣平地生活，仍決定回到山上，搭建簡陋工寮居住。

八八風災前，阿其巴族人靠水泥橋進出部落，八八之後，沒有聯外道路，如需外出採買日用品，只能靠步行，涉險沿河岸的山壁走到村子，「水大的時候，就貼著山壁走，水小的時候，可以走河床。」死者親友表示，山壁僅夠一人容身而過，連機車也不可能行走，因為「那本來就不是路！」年輕人走一趟都需要一個多小時，更遑論年邁體弱的老人家。死者另一個哥哥Dahu，便是因為心臟病常需就醫，無法如此跋涉，只能去申請永久屋。

一年多以來，拉芙蘭村民多次向鄉公所反應，還有人居住在這個小部落，希望公所修築一條涵管便橋供族人通行，鄉長皆以「鄉公所沒錢」回應，不了了之。今年五月中汛期開始之後，阿其巴的對外道路可說幾乎沒有通行過。

今年五月降雨時，高正德與哥哥Aliavu就曾因困守部落多日，沒有道路、沒有救援，於是只好沿著這道山壁走到村子裡補給食物和藥品。涉險走山壁，儼然成為生活的常態，而這次竟與家人成永訣。

桃源鄉在八八災後，離主道幹道和本村落較遠的幾個小部落，一直有聯外交通阻斷的問題，造成生活不便，甚至危及生命安全，阿其巴部落是其中之一。除了留居的老人家，部落的平台上還有不少huma(農地)，地主遍布桃源鄉各村。

為了從huam運出農作物，地主們自行集資拉設了一條流籠。但村民表示：「沒幾個人敢坐啦！我們都不是專家，機器又都是中古的，現在繩索也鬆了，要重新整理，可是我們也沒錢重新弄。」已有不少人為了到huma務農，乘坐流籠而受傷，甚至有住院者，老人家不善操作流籠，不敢搭乘，進出部落還是靠步行。

桃源鄉的重建會，以及重建會、原民會、縣政府等長官前來鄉公所的舉辦的重建座談上，居民都多次反應桃源鄉工程重建部分百廢待舉，嚴重影響著生活和生命財產安全。

諸如玉穗農路未鋪水泥，導致多次發生車禍事故；多條農路未修復，導致有許多有農地的地主無法耕作，反而要靠打

臨工生活；簡易自來水工程沒有動工，各村村民常常無水可用……等，阿其巴部落、美蘭部落沒有道路，需要架設涵管便橋也是其中之一，但鄉長謝垂耀均以「鄉公所沒有經費」回應。

今年八月初，桃源鄉重建會議上，鄉公所以簡報向鄉親報告，重建一年至今，桃源鄉所有工程中只完成一項「鄉代表會辦公廳舍復健」，八八再造聯盟理斷牧師痛責：「鄉公所沒有辦法做的，列紀錄往上呈報，追蹤進度，這才是為民服務的態度！」但鄉內關乎居民生計生命的工程，多數仍進度遲滯，拉芙蘭多次提起的阿其巴便道自然也無下文。

11月28日，莫拉克災後第476天，阿其巴村民高正德在因為沒有道路而沿山壁出來採買物品後失蹤。據縣府原民處表示，在11月29日「已經」以「開口合約」方式請廠商開始做阿其巴便道，近日將動工；11月30日，高正德遺體尋獲當日，鄉公所才去函原民處要求協助撥款施工阿其巴便道。

對此，原民處說：「這本來是鄉公所要做的，鄉長一直喊沒錢，才報到我們這裡。我們有去看過，知道那裡(阿其巴)有需要……我們其實本來就要做(便道)的，發生這樣的事，我也很遺憾……」

桃源鄉居民為了到阿其巴平台務農搭設的流籠。鐵索都鬆動生鏽。對面的阿其巴部落與南橫公路不過一水之隔，但災後一年仍無路可通。

一條命換一條通路？

12月1日，拉芙蘭居民及家屬數人，在安頓好死者葬禮後，前往公所陳情，嚴正要求建造涵管便橋，鄉長回覆，將先行調取公路局堆置在村落的涵管盡速動工。

這是鄉公所災後一年來第一次對阿其巴便橋有「盡速處置」的回覆。但死者家屬聞知這項結果，臉上並無寬慰之色，只說：「這樣就好了，那為什麼不能早點做？我們的命不是命，一條命來換一個通路……」

高正德的遺體尋獲後，因尚無道路可以運回部落安葬，只能由家屬送到拉芙蘭村的親戚家，舉行簡單喪禮。幾位來幫忙的親友默默分割著葬儀使用的豬肉和內臟，死者的姪女端出兩菜一湯招待大家吃午餐。她指著雞湯說：「這隻雞是我叔叔的，我們早上走路進去(阿其巴)帶回來。他就剩下三隻雞，他離開了，一定會想都留給我們……」

高正德哥哥Aliavu以不流利的國語吃力表示，部落的人幾乎都離開，只剩下弟弟與自己相依為命，現在弟弟發生意外，覺得非常難過；然而葬禮結束後，他仍會回到山上獨自生活。「八八的時候都逃過了，偏偏這一劫沒有逃過……」高正德另一位親戚在旁低聲表示。

在災難當下房子遭毀、逃過一劫的高正德，終在重建了一年仍是災區的部落裡，與親人永別。事發後，相關公部門紛紛表示遺憾，但家屬的遺憾，何能彌補？更多的遺憾，將以此事為警惕而被預防，或者，只是再度發生？

堆置在拉芙蘭村的涵管。涵管為公路局所有，直到12/1村民陳情，鄉公所才答應與公路局協調先調去做阿其巴便道。而拉芙蘭居民表示，涵管從6月份就已經堆置在此。